弘明集卷第七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朱昭之難夷夏論
朱廣之諮夷夏論
慧通法師駁夷夏論
僧敏法師戎華論

難顧道士夷夏論　常侍朱昭之

見足下高談夷夏辯商二教條勒經
旨冥然玄會妙唱善同非虛言也昔
應吉甫齊孔老於前吾賢又均李釋
於後万世之殊塗同歸於一朝歷代
之疑爭怡然於今日賞深悟遠蠲慰
者多益世之談莫過於此至於各言
所好便復肝膽楚越不知甘苦之方
雖二而成體之性必一乃至相攻激
異端遂起往反紛頻斯害不少惜矣
初若登天光被俗表末如入淵明夷
輝淪夫導師失路則迷塗者衆故忘其
淺昧遷相牽拯今先布其懷未陳所
恨想從善如流者不惜乘於一往耳
山川悠遠良話未期聊寄於斯以代
覿對情旗一接所釋不淺朱昭之白

墳

夫聖道虛寂故能圓應无方以其無
方之應故應無不適所以自聖而撿
心本無名於万會自會而為稱則名
跡以為之章是以智无不周者則謂
之為正覺通无不順者則謂之為聖
人開物成務无不達也則謂之為道
然則聖不過覺覺不出道君可知也
何須遠求哉但華夷殊俗情好不同
聖動因故設教或異然曲禮淨戒數
同三百威儀容止又等三千所可為
異正在道佛之名形服之間耳達者
尚復以形骸為逆旅衮冕豈足論哉
所可為嫌祇在設教之始華夷異用
當今之俗而更兼治遷流變革一條
宜辯耳今當言之聖人之訓動必因
順東國貴華則為衮冕之服禮樂之
容屈申俯仰之節衣冠簪佩之飾以
弘其道蓋引而近之也夷俗重素故
教以極質髡落徵容衣裳不裁閑情
開照期神曠劫以長其心推而遠之
也道法則採餌芝英飡霞服丹呼吸
太一吐故納新大則靈飛羽化小則
輕强无疾以存其身即而効之也三

者皆應之感之一用非吾所謂至也夫道之極者非華非素不即不殊无近无遠誰捨誰居不偏不黨勿毀勿譽圓通寂寞假字曰無妙境如此何所異哉但自皇羲以来各弘其方師師相傳不相關涉良由彼此兩足无復我外之求故自漢代以来淳風轉澆仁義漸廢大道之科莫傳五經之學弥寡大義既乖微言又絶衆妙之門莫遊中庸之儀不覩禮術既壞雅樂又崩風俗寖頽君臣无章正教凌遲人倫失序於是聖道弥綸天運遠被玄化東流以慈傳世衆生黷所先習欣所新聞革面從和精義復興故微言之室在在並建玄詠之賓處處而有此可以事見非直布之空談將無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故邪意者夫聖人之撫百姓亦猶慈母之育嬰兒始食則餌以甘肥甘肥既厭復改以脂蜜脂蜜既厭則五體休和內外平豫為益至矣不其然乎理既然矣而横厝非毀妄想分別是未悟環中不可與議二賢推盪往反解封之勢繼復

得解非順理之作順逆拂之豈待推盈
足下發源闢端明孔老是佛緒言就議
則與奪相懸何搢紳許為諸華之
容猪首佛足則有孫遵之貶端垂麈
折為侯句之恭右勝者地增狗踣之
辱請問老孔是正覺擇為邪見今日
之詠吾不容聞許為正真何理邪諂
既虧畏聖之藏又忘無為之禮取之
吾心所根一也又云全形守祀繼善
之教毀白易姓絕惡之學是商臣之
子有繼善之功覆障毀落有絕惡之
志推尋名實爲根二也又云下弃妻
孥上廢宗祀夫鬼神之理冥寞難明
故子路有問宣尼不擇當由生死道
殊神緣難測豈為聖不能言良恐賢
不能得二達之鑒照之有在足下已
許神化東流而復以喪祭相乘與奪
無定為根三也又云切法可以進謙
弱除法可以退夸強三復此談頗
倒不類夫謙弱易回可以除和而進
夸強難化應以苦切乃是隱心檢事
不其然乎未據在目則東西易位偏
者分心則舜義斯惑所言非當為根

弘明集卷七　第四張

四也又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
竟前夫道言真實教同高唱覆載万
物養育衆形而云明者獨進似若自
私佛音一震則四等魚羅三乘同順
天龍俱靡而云昧者竟前亦又近誣採
賾之談而妄生瘡疣游辭放發為恨
五也又云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
之術破惡之方吾无間然夫惡止善
行乃法教所以興也但未知興善之術
術將誰然若善者已善奚用興善善
者非善又非興善則興善之名義无
所詑今道者善也復以興善取之名
義大為繼富不以振惡為教偏矣大
道兼弘而欲局之為恨六也又云殘
忍對復則師佛為長慈柔虛受則服
道為至夫摧伏勇猛迴靡殘暴實
是爭足之巨勳不乘於惠音但道力
對明化功弥遠成性存存恩无不被
梟鳴革心威无不制而云唯得虛受
大為淺略將無意淪偏者不悟挾劣
傷道耶披尋第目則先誠聽說建言
肆論則不覺情遷分名難持為恨七
也又云八象西戎諸典廣略兼陳金

剛般若文不踰于四句所弘道周萬
法麁妙兩施繁約共有曲法細識科
禮等碑精麁横生言乖乎實為恨八
也又去以國而觀則夷虐夏溫請問
炮烙之昔豈康笠之刑流血之悲詳
齊晉之子刳剔之昔害非左衽之心
秋露含垢匪海濵之士推撿性情華
夷一揆虛設溫嚴為恨九也又去博
弃賢於慢遊講誦勝於戲謔尋夫風
流所以得傳經籍所以不廢良由講
誦以得通諸求所成悟故曰學而不
講是吾憂也而方之戲謔太為慢德
請問善誘之筌其將安寄初未得意
而欲忘言為恨十也有此十恨不能
自釋想望君子更為申之謝生亦有
參差足下攻之已密且専所請不復
代匠

疑夷夏論諮顧道士　朱廣之

朱廣之叩頭見與謝常侍往復夷夏
之論辯章同歸之義可謂簡見通徹清
練之談也至於眈尚端冕之飾屏破
翦落之素申以磬踞之恭厚以孤蹲
之肅桎東華人杜絶外法舟車之喻

弘明集卷第七　章張靖

雖美平恕之情未篤致會之源既坦
塋寄之塗方壅然則三乘之悟宵望
茲土六度之津於今長訣披經翫理
悵怏良深謝生貶沒仙道褒明佛教
以羽化之術為浮濫之說殘形之唱為
履真之文徒知己指之為指不知彼
指之無殊豈所以通方得意善同之
謂乎僕夙漸法化晚味道風常以崇
空貴無宗趣一也蹄網雙張義无偏
取各隨曉入唯心所安耳何必龍袞
可襲而瓔珞難乘者哉自貧來多務
研覈沉替緘卷巾牘奄逾十載幼習
前聞零落頓盡蘊志空年開瞻靡階
每獨慷慨遥夜輟啓且忘寐而清心
遠信經書弥篤若夫信不從理則輕
從无主轉誚之賓因斯而起是以罄
率狂管書述鄙心願重為啓誨敷導
厥疑廣之叩頭
論云擎跽罄折俟句之恭也狐蹲狗
踞荒流之肅也疑曰夫邦殊用隔文
自難均至於各得所安由來莫辯俟
句之容所言當矣狐狗之目將不獨傷
論旨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

弘明集卷第七　第十張　璸

釗吾

事可涉川舟可行陸子必不可也疑
曰夫法者所以法情情非法也法既
無定由情不一不一之情所向殊塗
對柔並馳華戎必同是以長川浩漫
無當於此矣平原遠陸豈取於彼耶
舟車兩乘何用不可
論云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棄妻孥
上廢宗祀疑曰若夫廢祀於上不能
絶棄於下此自擬異入同非同者之
過也寧可見犁牛不登宗廟之用而
永棄於牢籥之具耶
論云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
獨以法屈悖德犯順曾莫之覺疑曰
若悖德犯順无施而可慈敬惠和翩
地而通是以損饍行道非徵函之宅
服冕素飡非養正之方屈申之望可
相絶於此矣
論云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
俗也今捨華効夷義將安取若以其
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其俗邪俗則
天乖矣疑曰至道虛通故不爵而尊
俗无不滯故不黜而賤賤者不能无
累尊者自然天足天足之境既符俗

金剖

累之域亦等道符累等又誰美誰惡
故俱是聖化惟照所惑惑盡明生則
彼我自忘何煩遲遲於捨效之際耶
介於華夷之間乎
論云無生之教賒无死之化切切法
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强疑曰
无生即無死无死即無生名反實合
容得賒切之別耶若以跡有差降故
優劣相懸者則宜以切抑强以賒引
弱故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
人故退之致教之方不其然乎
論云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
麁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疑曰夫博
聞强識必緣照遠廣敦脩善行必因
理入微照明則理无不精理精則明
無不盡然則精博同功相為利用博
猶精也豈麁人所能信精猶博也豈
弘通所獨關
論云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析析則
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竟前疑曰夫華
不隔理則為達鑒所陶實未留虛故
為鑽賞所業陶有序者為資昧耶為
待明耶若其資昧則明不獨進若必

待明則昧不撥前若明昧俱得何須
抑引妙況難亭所宜更辯
論云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
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遵正則歸
塗不迷見妙則百慮咸得疑曰簡則
易從云何難見繁則難理豈得易遵
遵正則歸塗不迷可以階道之極雖
非幽簡自然玄造何假難明之術代
茲易曉之路哉
論云若殘忍對愎則師佛為長慈柔
虛受則服道為至疑曰夫邪見狂道
法所不存慈悲喜捨是所漸録喜則
能受捨亦必虛虛受之義宜然復會
未知殘愎之人更依何法若謂所受
者異則難成刻船何相符之有乎
論云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
又以中夏之性不可傚西戎之法疑
曰興善之談美矣勿傚之言侮矣意
所未安請問中夏之性與西戎之人
為夏性純善戎人根惡如令根惡則
於理可破使其純善則於義可興故
知有惡可破未離於善有善可興未
免於惡然則善惡參流深淺乎別故

今卜吉

羅雲慈惠非假東光桀跖凶虐豈鍾
西氣何獨高華之風鄙戎之法耶若
以此善異乎彼善彼惡殊乎此惡則
善惡本乖寧得同致
論云蹲夷之儀婁羅之辯猶蟲讙鳥
聒何足述效疑曰夫禮以申敬樂以
感和雖敬由禮申而禮非敬也和同
樂感樂非和也故上安民順則玉帛
停筐風淳俗泰則鍾鼓輟響又鍾帛
之運不與二儀並位蓋以拯頹攉時
不得已而行耳然則道義所存无係
形容苟造其反不嫌殊同今孤蹲狗
踞孰曰非敬敬以申心孰曰非禮禮
敬玄符如徒捨合識之類人標其所
貴貴不在言言存貴理是以麟鳳懷
仁見重靈篇猩猩能語受蚩禮章未
知之所論義將何取若執言損理則
非知者所據若伎理忘言則彼以破
相明宗故李叟之常非名欲所及維
摩靜默非巧辯所追撿其言也彼我
俱遣尋其旨也老釋无際俱遣則濡
沫可遣無際則不貪高貴何乃遠望
彼若名非智慧便揖挫蹶比類蟲鳥

所後途曰未極詣懔且方俗殊韻宜
專胡夏近唯中邦齊曾不同擁與微
落亦古今代述以其无昉指録敍傳
援世胥彼若非也則此未為是如其
是也則彼不獨非既未能相是則均
於相非想茲漢音流入彼國復受重
譯之元爲訛之譜婁羅之辯亦可知
矣一以此明差極可齊兩老無除不
其通乎夫義奧淵微非所宜參誠欲
審方玄匠聊申一往可傾心遥行遅
開後哉
駁顧道士夷夏論　　治城惠通
余端夏有隙亡事忽景披顧生之論
照如發矇見辯異同之原明是非之
趣辭豊義顯文華情奧每研讀忘倦
慰若萱草真所謂洪筆君子有懷之
作也然則察其旨歸疑笑良多辭猶
盲子採珠懷赤鼓而反以為獲寶龍
宿聽樂聞鶤鳴而悅用為知音斯蓋
吾子夷夏之談以為得理其乖甚焉
見論引道經益有昧如昔老氏著述
文只五千其餘消雜並淫謬之說也
而別稱道經從何而出既非老氏所

剗寧為真典庚更三思儻袪其惑論
云孔老非佛誰則當之道則佛也佛
則道也以斯言之殆迷厥津故經云
摩訶迦葉彼稱老子光淨童子彼名
仲尼將知老氏非佛其亦明矣實猶
吾子見理未弘故有所固執然則老
氏仲尼佛之所遣且宣德示物禍福
而後佛教流焉然夫大道難遵小成
易習自往古而致歎非來今之所慨
矣老氏著文五千而穿鑿者衆或述
妖妄以迴人心或傳淫虐以振物性
故為善者寡染惡者多矣僕謂搢紳
之飾罄折之恭殯葬之禮斯蓋大道
廢之時也仁義所以生孝敬所以出
矣智欲方起情偽日滋聖人因禁之
以禮教制之以法度故禮者忠信之
薄亂之首也既失無為而尚有為
寧足加哉夫剪髮之容狐蹲之敬外
況之俗僕謂華色之不足叅貨財之
不可守亦已信矣老氏謂五色所以
令人目盲多藏秘之後失故迺剪髮
玄服損財去世讓之至也是以太伯
无德孔父加焉斯其類矣夫胡跪始

自天竺而四方從之天竺天地之中
佛教所出者也斯乃大法之整肅至
教之齊嚴吾子比之孫蹲厥理奚微
故夫凶鬼助惡强魔毀正子之謂矣
辟猶持蠡欲減江海側掌以蔽日月
不能損江海之泉掩日月之明也至
夫太古之初物性猶純無假禮教而
能緝不施刑罰而自治死則葬之中
野不封不樹喪制無期哀至便哭斯
乃上古之純風良足効焉子欲非之
其義何取又道佛二教喻之舟車夫
有識聞之莫不莞尒而笑儻謂天道
不言聖人無心是以道由人弘非道
弘人然則聖人神鑒靡所不通智照
寧有不周而去指其專一不能兼濟
辟猶靈暉朝覲稱物納照時風夕灑
程形賦音故形殊則音異物異則照
殊日不為異物而殊照風不為殊形
而異音將知其日一也其風一也稟
之者不同耳吾子以為舟車之喻義
將焉允然夫大教無私至德不偏化
物共首導人俱致在戎狄以均響處
胡漢而同音聖人寧復分地殊教隔

寄異風豈有夷耶寧有夏耶昔公明
儀為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
不聞不合其耳也轉為蚉䖟孫犢之
聲捺是奮耳掉尾蹀躞而聽之今吾
子所聞者蓋蚉䖟之音也夷夏之别
斯音何存又云下弃妻孥上廢宗祀
嗜欲之物皆以禮申孝敬之典獨以
法屈夫道俗有晦明之殊内外有語
默之别至於宗廟享祀禘祫皇孝然
則孝敬之至世莫加焉若乃煙香夕
臺韻法晨宫礼拜懺悔祈請无輟上
逮歷劫親屬下至一切蒼生若斯孝
慈之弘大非愚瞽之測也夫國資民
為本君恃民而立國之以寧乃民之力
推如来談似為空設又云刻船桒門
守株道士空争大小手相彈射披撫
華論深釋文滯尋文求義於何允歸
夫外道淫奔弥齡積紀沉晦不還淪
惑寧反遊涉墟鄉泛越堙落公因聖
術私行淫乱得道如之何斯可恥昔
齊人好獵家貧大鹿窮年馳騁不獲
一獸於是退而歸耕今吾子有知歸
耕得笄又云大道既隱小成乎起辯

訥相傾孰與正之夫正道難毀邪理
易退辟若輕羽在高遇風則飛細石
在谷逢流則轉唯泰山不為飄風所
動磐石不為疾流所迴是以梅李見
霜而落葉松栢歲寒之不凋信矣矣
淫妖之術觸正便挫子為大道誰為
小成想更論之然後取辯若夫顏回
見東野畢之馭則測其將敗子貢觀邾
魯之風審其必亡子何無知若斯之
甚故摽愚智之别撰賢鄙之殊耶舉
一隅示子望能三反又云涅洹仙化
各是一術佛号正真道稱正一二歸
無死真會无生無生之教賒无死之
教切斯蓋吾子聰辯能言鄙夫戇以
加之然則涅洹滅度之說著乎正典
仙化入道之唱理將安附老子云生
生之厚必之死地又云天地所以長
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夫忘生者生
存存生者必死死道將屆故謂之切
其殊切乎諺曰指南為北自謂不惑
指西為東自謂不蒙子以必死為將
生其何反如之故潛君斷糓以修仙
術僕聞老氏有五味之誡而无絕穀

之訓矣是以蟬蛾不食君子誰重蛙
蟒穴藏聖人何貴且自古聖賢莫不
歸終吾子獨云不死何其濫乎故舜
有蒼梧之墳禹有會稽之陵周公有
改葬之篇仲尼有兩楹之夢曾參有
啓足之辭顏回有不幸之數子不聞
乎豈謬也哉昔者有人未見麒麟問
嘗見者曰麟何類乎答云麟如麟也
問者曰若嘗見麟則不問也而云麟
如麟何耶答云麟麏身牛尾鹿蹄馬
背問者乃曉然而悟今吾子見欲麟
耶將不見告又云道經簡而幽幽則
妙門難見僕謂老教指乎五千過斯
以外非復真籍而道文重顯愈深疑
惟多是虛誕妍辭空稱麗句辟周人
懷鼠以賀璞鄭子觀之而且退斯之
謂矣尋此而言將何剋允又云戎忍
剛愎則師佛爲長慈柔虛受則服道
爲易矣故老子云强梁者不得其死
吾將以爲學父故人所以敷行誡籍
顯著文教將爲愚瞽之故非爲賢哲
之施矣違之者必凶順之者必吉夫
强梁剛愎之人下愚之類也大教慈

慝方便為之將非虛學邪茲乎虛受
僕謂宜空談令學道反之陳黃書以
為真典佩紫籙以為妙術士女無分閨
門混亂或服食以祈年長或婬狡以
為癢疾慈柔之論於焉何託又道遊
寄而纖利開在己故老子云吾所以
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
何患老氏以身為大患吾子以軀為
長保何其乖之多也夫後身而身先
外身而身存惟云在己未知此談以
何為辯又云妻羅之辯各出彼俗自
相領解猶垂喧鳥聒何足迷勸僕謂
餌辛者不知辛之為辛而无羨於甜
香悅臭者不覺臭之為臭而不眺椒
蘭猶吾子論婷婬僞寧有想於大法
夫聖教妙通至道淵博既不得謂之
為有亦不得謂之為無无彼我之義
並異同之說矣夫言猶射也若箸之
離弦非悔恨所及子將慎言乎而云
垂喧鳥聒義則何依近者孫子裯衽
顯行无道妖婬喪禮殘逆廢義賢士
同志而遏夫轍僞迴心斷嗜盈室惡
侶填門擺邑有痛切之悲路陌有罹

弘明集卷第七　第十八張　道

吾之怨夫天道禍盈鬼神福謙然後
自招論表
戎華論折顧道士夷夏論廣陵釋僧敏
昔維摩者內乘高路功亮事外龍隱
人間志揚渕海神灑十方理正天下
故乃跡臨西土協同幽唱若語其靈
變也則能令乾巛倒覆促延任意若
語其真照也則忘慮而幽凝言絕者
也如此之人可謂居士未見君柄居
士之意也君今七慢之嶽未摧五欲
之谷未塡慧陽之日未曜无明之雲
未晴永冥之風未息夜遊之迷未旋
君既解猶常品而山号居士乎食道
遥飡器量知君未堪斯據此雖大法
之淺号而亦未易可當矣省君夷夏
論意亦具照來心貪道賤學大壇希嚮
兹況而此所論者才无玩文之麗識
無鑒幽之效照无寸光澤無露潤万
塗斯闕有何義哉而復內秉茫思獲
心闇計輕弄筆墨仰卜聖旨或混道
佛合同或論深淺為異或説神邪優
劣或毀清正虛實夫吾李蔡子而枝
折穿大謬唱而受梟此皆是上世之

成制後賢之般鑒矣今將示君道佛
之名義異也夫佛者是正靈之别号
道者是百路之都名老子者是一方之
掐佛振萬神之宗道則以仙為貴佛用
漏盡為妍仙道有千歲之壽漏盡有无
窮之靈無窮之靈故妙絶杳然千歲之
壽故乘龍御雲御雲乘龍者生死之
道也杳然之靈者常樂永淨也若斯
者故能琁璣並應跡臨王城寘跡嶢
闕捴委重軒故放彼万國揞越三空
龍飛華鄣整駕道場於是初則唱於
鹿苑次則集於天宮中則播於靈鷲
後則扇於熙連故乃巨光遐照白日
覆暉華軒四蓋梵駕天垂九天齊歌
群仙悟機敢豫有緣莫不雲會歸焉惟
有周皇邊覇道心未興是以如来使
普賢感行西路三賢並導東都故經
云大士迦葉者老子其人也故以詭
教五千異逜周世化緣既盡迴歸天
竺故有背關西引之邀華人因之作
化胡經也致令京見之衆詠其華焉
君未詳幽音輒唱老佛一乎人間大
聖現儒林之宗便使莊孔周老斯皆

金吉

是佛若我者君亦可即老子邪復當
五道群品无非是佛斯則是何言與
真謂今夕逕日必渴死者也君言夷夏
論者東有驪濟之醜西有羌戎之流
北有亂頭被髮南有剪髮文身姬孔施
禮於中故有夷夏之別戎華者東則盡
於虛境西則窮于幽鄉北則逾於溟
表南則極乎空闇如來扇化中土故
有戎華之異也君責以中夏之性效
西戎之法者子出自井坎之淵未見
江湖之望矣如經曰佛據天地之中
而清導十方故知天竺之土是中國也
周孔有雅正之制如來有超俗之憲
雅正制故有異於四夷超俗憲故不
同於周孔制及四夷故八方推德憲加
周孔故老子還西老子還西故生其
群戎四夷推德故踰增其迷夫正禮
亘易真法莫移正禮亘易故太伯則
於吳越而整服真法莫移故佛教則
東流而无改緣整服故令裸壤翫裳
法無改故使漢賢落髮翫裳故使形
遍中夏落髮故使仰齊西風形遍中
夏故使山藏而空慢遠齊西風故使

近見者莫不信也若謂聖軌无定應
隨方異者太伯亦可裸步江東君今
亦可未服裳耶故雖復方類不同聖
法莫異君言義將安取者謂取正道也
於是道栢洞玄為正佛以空空為宗
老以太虛為奧佛以即事而渕老以
自然而化佛以緣合而生道以符章
為妙佛以講導為精太虛為奧故有
中无無矣即事而渕故觸物斯奧矣
自然而化故宵堂莫登矣緣合而生
故尊位可昇矣符章為妙故道无靈
神矣講導為精故研尋聖心矣有中
無无故道則非大也觸物斯奧故聖
路遐曠也宵堂莫登故玄玄徒勞也
尊位可昇故智士立身也道无靈神故
傾顏何求也研尋聖心故沙門雲興也
介乃故知道經則少而淺佛經則廣
而深道經則尠而穢佛經則弘而清
道經則濁而漏佛經則素而貞道經
則近而闇佛經則遠而明君涂服攺
素實參高風也首冠黃巾者卑鄙之
相也皮革苫頂者真非華風也貶符
章籙者天下邪俗也搏頰扣齒者倒

弘明集卷第七　第十二張　琦

令吉

惑之至也反縛伏地者地獄之貌也
符章合氣者姧狡之窮也斯則明闇
已顯真偽已彰君可整率疋侶迴涉
清衢貧道雅德內顧同奉聖真豈有
惡乎想必不逆允於佳示耳

弘明集卷第七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弘明集卷第七 第廿三張 墳